

常州市杨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

刘巧玲 闫爱宾

华东理工大学

DOI:10.32629/btr.v2i12.2707

[摘要] 本文以常州市杨桥传统村落为例,对其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在对其基本现状、古镇(街区)布局、空间特色、建筑特色、营造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保护现状与问题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保护与发展建议。

[关键词] 杨桥; 保护; 发展

1 杨桥古村概况

杨桥古村位于前黄镇南部,据史料记载,杨桥村境内因杨桥古街而得名。村区域面积5.96平方公里,杨桥古街核心面积0.11平方公里,2008年被常州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历史文化街区”。杨桥古街现今保存较为完整,始建于南宋,兴于明清,鼎盛于清末民初。古街有明清建筑200余间,河岸石驳1000余米,幽深的街道,青砖路面,古桥、古井,小桥流水,尽显江南水乡本色。2008年,杨桥古镇被常州市政府评定为“历史文化街区”,并有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 街区布局

杨桥古村现存保存比较完整的有5条老街(如图1),包括南杨桥北街(如图2-1)、南杨桥南街(如图2-2)、南杨桥东街(如图2-3)、桥南西街(如图2-4)以及桥北西街(如图2-5)。其中南杨桥东街、桥南西街以及桥北西街滨水而建,形成屋-街-河-屋-街-河的空间格局,同时桥南西街与桥北西街又形成屋-街-屋-河-屋-街-屋的连续的空间序列。南杨桥北街、南杨桥南街与南杨桥形成整个杨桥古镇的核心空间轴线序列,同时将东西向的南杨桥东街、桥南西街以及桥北西街串联起来,形成十字交叉的街区布局。

虽然古街两侧的建筑保存比较完整,但是毫无生机与活力。街道两旁挂有各色商铺招牌(如图3),但是大门紧闭,已失去了古街明清时期的繁华。



图3 商铺现状



图1 杨桥古镇5条老街分布图

3 空间特色



图2-1 南杨桥北街



图2-2 南杨桥南



图2-3 南杨桥东



图2-4 桥南西街



图2-5 桥北西街

杨桥古村作为原汁原味的江南传统村落,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风

貌,河道穿村而过,建筑依水成街,呈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同时如上所述因河设市,自成街区。

杨桥古村整体呈现出因水而生、依水而建、傍水而造的空间格局。杨桥已从最初的集镇发展为后期的繁华重镇,与其空间发展演变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呈现出田园、水系、村落融为一体的空间环境特色。

4 建筑特色与营造工艺

杨桥古村的传统建筑在单体上以木构的一两层厅堂式的建造模式为特点,建筑布局大多为天井、院落,构造为瓦顶空斗墙、观音兜山墙或马头墙,形成了高低错落的空间格局。

杨桥古村典型的建筑结构为穿斗式木架构,层高1-2层。建筑墙体用灰砖砌筑、白粉饰面,屋面铺以灰瓦。建筑屋顶正脊中央偶有装饰,但正脊两端均装饰有“吻”,做工精致、保存较好,且寺庙建筑的“吻”的等级要比一般民居的“吻”的等级要高。屋脊起翘,显得建筑的姿态格外的轻盈。建筑基本采用硬山顶,牌门上端大多设有通风和采光用的花格窗,且一般适用于层高为一层的建筑。

杨桥古村的建筑无论在整体形制上还是装饰上都保存的较为完好。门窗的样式都是异常精美,杨桥古街的建筑多为前商后宅的布局,靠近街区一面的门多采用“隔扇”的形式,易装易拆,满足商用。一般民居多采用格扇门,格心样式有所不同。同时因门窗均为木构,为防止雨水侵蚀,会在窗户以及门的外墙处建造罩楼。在部分建筑的山墙部分,檐边建造的十分精彩,采用浮雕的形式,用泥塑材料的纹花丰富视觉效果。杨桥古村的街区的铺装多采用青砖人字形铺装,两边留有半圆形排水沟。

总的来说,杨桥古村古民居,以河道为依赖而筑造,因河流走向而布局,形成江南水乡乡镇民居典型的前店后宅、上居下商的模式。

5 非物质文化特色

杨桥古村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2008年杨桥庙会、调三十六行、调牛、掬轮车、捻纸等五项地方特色民俗文化,被列为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5年,杨桥庙会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杨桥古村对于非物质文化的有形与无形的展示并不重视,既没有展示这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或是当地居民,亦没有通过一些指示牌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文字说明。

6 保护现状

杨桥古街现今保存较为完整。根据实地调研,杨桥古村挂牌的常州历史建筑22余处、常州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14余处、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处、大小小商铺13余处、名人故居、神灵庙宇与古井若干处。

杨桥古村不仅保留着丰富且完善的建筑,还保留着原生态的生活模式与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然而这里只有商铺、没有商人;只有居民、没有游客;只有原生态的古民居、几乎没有商业配套设施;只有与世无争的安宁的千年古村,如何在未来寻求进一步的保护与发展?

7 杨桥古村现存问题

7.1功能退化。杨桥古街始建于南宋,兴于明清,鼎盛于清末民初。明清以来,杨桥古街就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街市和集会,然而,古街在明清时期的黄金时代在当下却遭受到了城市化以及传统古村落规划所带来的衰落,同时失去了其原来所占有重要地位。杨桥古街失去了其原有市集的商业功能,现今仅作为展示用,大多数建筑处于闲置的状态,挂着招牌却不开门迎客;杨桥古街亦弱化了其在邻里交往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现今的古街仅仅是一条通勤的街道。

以上现象意味着一种集市文化的消失,街区功能的退化。现在当地居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现代的生活方式扰乱了古村的发展节奏。杨桥古村的街巷空间被规划为资本化的历史街区,尽管其历史建筑、非

物质文化等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在资本面前都被淡化了。虽然能够对这些有价值、有意义的空间注入新的社会功能,但是这些功能也仅仅是暂时的,在资本面前能够随时被替换、取代甚至擦除。

7.2功能缺乏。杨桥古村虽然能自给自足,但如果想要满足外来游客的需求,提高古村的游客承载量,还需要置入新的功能。杨桥古村现在大部分都是居住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等,其中居住用地占70%以上,商业服务和文化设施用地以及市政设施用地总和不足1%。村内没有商店、饭店、旅馆,也没有休憩站和纪念品店铺等,古街外围零散的乡村小商店和小吃店,环境差、规模小,不具备接纳批量游客的能力。

7.3引力不足。杨桥古街黄金时代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等,促使人能够面对面的接触以进行直接的沟通,形成紧密的睦邻关系以及密切的社会纽带。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加剧,杨桥古村居民的年龄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心理的城市化,反而使这座古村停滞不前,开始自我消耗,变得单调、单一。伴随着古村规划的实施,并没有看到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方便的商店与设施、没有看到在街头叫卖的商贩、甚至没有看到到访至此的游客,古村反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的衰退,对游客甚至是当地居民失去了吸引力。

此外,从社会资本角度来说,杨桥古村的核心在杨桥古街,但古街面积仅有0.11平方公里,古街里流经的河道长度不超1000米,与其他著名古镇相比,规模太小。同时,古村没有名人故居、神话传说等历史文化作为依托。这样的格局,缺乏社会创造力的古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缺乏创造资本的潜力,亦不能得到投资者的青睐,因为投资者没办法“利用”这个古村“讲故事”,以致于没办法打动游客。

7.4交通不便。此次调研给笔者印象最深的便是去往杨桥古村的交通极不便捷,与市中心隔绝,这一条件便否定了杨桥古村与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同时降低了游客来此游玩的可能性,即降低了古村在改善城市宜居性中的地位。没有游客的干预,古村的社会结构更加单一,无法形成资本链条;没有游客的干预,古村内的社会活动更加单调;没有游客的干预,古村亦会渐渐丧失活力。

8 保护与发展建议

目前的杨桥古村包括历史建筑、村落与街区,这些历史建筑、村落与街区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的、遥远的、内向的,还未能与城市生活、社会可能性和生态潜力混合在一起。杨桥古村现在依然处于一种内向的、含蓄的以及没有对外“公开”的一种状态。那么应该如何“打开”它呢?





图4 消极空间

资料来源: 作者自摄、自绘

8.1 激活功能。杨桥古村首先要满足古村内原住民的功能需求, 提激活现有的不够活跃的空间, 提升空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 流动多变的空间能够给人以多样性体验, 正如沃特·本杰明提出的“多孔性”、段义孚提出的“可视性”以及简·雅各布斯笔下的“街道芭蕾舞会”所崇尚的社区各种元素的充分混合或者说社区中不同功能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给使用者更加自由的体验, 增加使用者与空间沟通交流的机会以及使用者之间沟通机会。

因此杨桥古村想要“走出去”, 首先必须让居民“走出门”, 因此必须将现有的“消极空间”转化为“积极空间”, 为居民行为的发生提供场所。杨桥古街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以古街为纽带, 使商业、生活、休闲娱乐等功能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 在古街与民居之间存在这许多“消极空间”(如图4), 因此必须在古街与民居之间制定间隙结构或添加程序, 同时必须保证这些程序的差异性, 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破坏古街作为集市的主要功能以及不会影响这些空间作为公共空间(通勤或是活动)功能的无形结构, 创造宽松的空间, 使其能为人们的生活所用。

杨桥古村需要将现存的“消极空间”开放并模糊其功能, 进一步模糊古街与住宅之间的空间界限, 以便吸引使用者而不是击退使用者。首先必须激活古街, 然而实地调查发现, 古街商铺闲置, 无人经营, 无人使用。笔者认为古街两侧的住宅应该维持原有的前商后宅的空间布局, 注入使用者, 其次注入功能, 最后与周边的住宅通过间隙结构建立联系。只有在这些街道上, 历史建筑也才展现其在古村中真正的意义。

综上所述, 不仅要为使用者提供居住空间、商业空间, 更要向使用者提供能够进行户外活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使其“走出家门”, 与其他使用者建立沟通, 激活空间, 激活功能。

8.2 新增功能。如上文所述, 杨桥古村的商业服务和文化设施用地以及市政设施用地总和不足1%。村内没有商店、饭店、旅馆, 也没有休息站和纪念品店铺等, 古街外围零散的乡村小商店和小吃店, 环境差、规模小, 不具备接纳批量游客的能力。因此古村必须新增商业、文化以及市政设施。笔者认为必须添置必要的市政设施如路灯、垃圾箱等以及方便游客休憩的座椅、凉亭等等。

然而让古村新增商业设施, 就杨桥古村目前的经营情况, 建议将外围的零散商铺入驻古街两侧的商铺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因此在还没有商铺入驻古街的前提下, 必须建立古村与外围乡村之间的强联系。古村外围商铺属于商业+生活的运营模式, 古村目前尚处于以生活为主的运营模式, 两者之间存在差距, 同时缺乏联系, 那么古村该如何将外围商铺的商业消解为古村的商业?

就古村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 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削弱的, 因此必须建立联系。笔者认为应该在古村与外围商业之间的地带侵入新的空间或是间隙结构, 在通过结合特定意识形态的符号属性来表现特定意识形态的意义上, 建立新的吸引。

因此不仅要实现古村的功能多元化与相互渗透, 更要保证古村与其外围区域的功能多元化与相互渗透, 这样既能够降低古村的运营成本, 又能激活古村周边区域的发展, 形成联动反应。

8.3 增强引力。杨桥古村现有的格局, 缺乏社会创造力,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缺乏创造资本的潜力, 不仅得不到投资者的青睐, 以致于没办法打动游客。那么如何“利用”古村现有的资源给投资者以及游客“讲一个动人的故事”?

杨桥古街附近, 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神灵庙宇, 供当地人祭奠朝拜, 如太平庵、宜兴杨桥茅庵、杨桥关圣阁等。笔者认为应该利用现有的庙宇资源, 同时结合杨桥古街现有的农业资源, 打造休闲养生的农禅文化。可在杨桥古村内设置禅缘佛市、禅隐客栈、国学馆、藏书阁、农禅广场、白鹭荷塘等特色景点, 将田园、荷塘、商业、活动、客栈与娱乐等功能相互渗透与融合, 创造热闹祥和的市井禅境。

同时使这些庙宇成为古村的“中心”建筑, 这些庙宇在稍微封闭的街道上显示出较少的孔隙, 使其更具接近性, 同时也保证了“消极空间”与“中心”建筑之间的张力。

“讲故事”不求多但求精, 因此杨桥古镇要为自身需求一个精准的市场定位, 形成自身的特色, 以增强自身的引力与竞争力。

8.4 游客干预。没有游客的干预, 古村的社会结构更加单一, 无法形成资本链条; 没有游客的干预, 古村内的社会活动更加单调; 没有游客的干预, 古村亦会渐渐丧失活力。游客的干预虽然也存在积极与消极之分, 但是存在差异的社会结构之间会形成引力, 进一步促进古村落功能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无论是激活功能、新增功能亦或是增强引力, 其最终的诉求便是游客干预。

[参考文献]

- [1] 张兴荣主编. 中国民居艺术赏析[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5-21.
- [2] Estelle Alma Mare. The porous city as a model for urban renewal [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 2008(23), 203-213.
- [3] 吴昆. 城中村空间价值重估——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另类反思[J]. 装饰, 2013(09): 41-46.

作者简介:

闫爱宾(1972—), 男, 甘肃人, 汉族, 华东理工大学景观规划设计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合作研究员, 研究方向: 园林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刘巧玲(1994—), 女, 河南人, 汉族, 2017级在读研究生, 华东理工大学, 研究方向: 园林建筑文化与旅游规划。